



唐撫言卷第十二

周後人翊聖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齒牙欲落直可
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

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飢寒趨路

傍晚將末節契年少吳云一作晚將當面輸心背面笑

寄謝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吳云上莫

甫獻韋右丞

方云名濟按濟鄭州陽武人天寶七載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則作左為是。吳云

今行本杜集

俱作左丞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悞身丈人試靜聽賤

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

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

願卜鄰

方云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終道州司馬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

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溥此意竟蕭索行

吳云索一本作條

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

吳云年一作載

旅食京華春朝叩

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

見微歛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

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

難甘原憲貧焉能心快只是走駿今欲東入洛

吳云

洛一本

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迴首清渭濱常擬報

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

吳云波集作沒

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并滌

方云舊書湜弟滌

及從兄滌並

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

吾之門人

方云門人湜傳作一門。吳云廣記引此作人門又一條作門戶

及出身歷

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

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方云以紀事作能

開元中薛據

方云按紀事據河中寶鼎人終禮部侍郎

自恃才名于吏部參

選請受萬年錄事流外官

方云紀事流外官上有諸字

共見宰執訴云

赤錄事

方云紀事赤下有縣字。吳云萬年錄事者萬年縣錄事也赤錄事者赤縣錄事也見封氏聞

見是某等清要官令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

方云紀事欲奪作奪

去則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

原注

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闕閱山東柱破天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

方云按紀事荀鶴號九華山人天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

主客外郎知制誥天祐初卒

常醉中

吳云常刻本作嘗

譙荀鶴曰杜十五公

吳云北夢瑣言作杜十四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

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

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澀詩吳翰林方云馳名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

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

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得之乎吳云得刻本作者統義

之乎瑣言作為是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

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閣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

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日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

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元次山方云名結按新書結傳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

是賴果擢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方云年當作安

祿山陷洛陽明犯長安方云犯文天子幸蜀太子即位

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

方云師下文料有於夫立方云文料無聖德大業者方

戲前代帝王有七字夫立夫立二字若今歌頌聖德方云

聖文料必有歌頌方料云文料必若今歌頌聖德方云

大業作刻諸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方云未上紀肇曰某表民也

或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方云紀事由沅江出龜甲九肋

者蓋稀矣

耶肇曰袁州出舉人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
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
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路歌吳云刻本歌超直
言試既至對語驚眾吳云眾刻不中第益久困矣吳云
無久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方云紀事詩源何代失澄清處

汪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

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彌衡縱有緱山也無益方云

列事作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方云字有道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

時方云去時紀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

方云燒紀水蠶乍吐絲直湏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方云按舊傳姚崇本名元

位名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曹州布衣袁參頓

首謹上梁公閣下參將自託于君長為君欲用之乎吳

刻本欲上且參之託君吳云刻本何以利君也若使君

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

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

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時遘不測之禍身從吏

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之身眇之命伏死一劍

以白君冤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曰緣謗書

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為天下笑則參方云參下以一寸

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顏于闕廷使逐臣之名不能汗

君矣

方云矣下當有若使二字

君有盛怒之際睚眦之怨朝廷之士

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詞先挫其口不瀆則更以背血
次汙其衣見凌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
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闈卒有飢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
裘推參之哺勉之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
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
不易知、人不易參于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
便欲自託於君長為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
然妄人寔亦有以

吳云刻本作然妄心實亦有之

何也參行年已半春

秋容復數載黃金盡衣裘弊

吳云衣刻本作烏

脣腐齒落不得

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為然獨
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顧
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參聞言為必聽者出義為知己者
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况今以親、之故而祈德於君
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即參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
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
之間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
之敬以自盟唯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為相艱
難情偽君盡知之至於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
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儕甄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
相士何其備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

方云以上顛首當有脫誤

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給于君然竊自言之正方

正字疑衍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

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願

此時坐而相弃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

不方云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為商而

賣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方

邀當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

蒯人進且不得冰方云按此當有脫句如云蒯人進不

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正吳云刻本平

衡天下之士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而

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獨吳云獨刻

自遲迴至冰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
無為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 戲謔 朝詠 附

願雲方云垂象池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

雲在江淮方云在紀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方

名崇龜按舊書崇龜歷官至檢校戶部尚書嶺東清名

道節度卒未嘗為僕射殆卒後所贈而史畧之歎清名

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方云字希徒昭宗

同平章事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之致先容逢休

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

惑因吳云因下廣記潛啟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
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吳云汗統踏地燒殘龍

尾道懿宗皇帝維薄德不任被前人吳云前人統義作前件人紀事同

羅織執大政者亦太悠吳云太刻雲吁歎而已吳云吁歎

統義作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方云紀事作叙頭

戴笠子日卓午方云頭紀借問形容何瘦生方云紀事

何太瘦生祇為從來學詩苦方云紀事作總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帟糊

案子面吳云廣記無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

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

人投獻詞有可喚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

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于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

而罷光業嘗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

為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為輟半

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諸仗取一杓水光業為取

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茶

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啟頗叙一宵之

素畧曰既取水更煎茶吳云廣記作既蒙當時之吳云

無之字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為後進窮相骨

頭

羅隱謝裴廷翰方云翰紀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

營邱辨士吳云營刻或獻空龍方云紀事或獻作何用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

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外叔故自起居
吳云廣記作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有父風嘗任

祠部員外時李系方云李任小儀方云禮王堯方云按

傳堯王龜子終右任小賓方云主正旦立仗班退昭緯

即吟曰吳云即刻本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堯請

下句吳云請下廣昭緯應聲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堯

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吳云洪刻天復中自臺丞累

貶澄州司馬吳云澄廣記作中書舍人顏堯當制畧曰

陵輒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

洪廣記作大

鄭光業體質瓌偉吳云體刻或嘲之曰今年赦下盡騎

驢短轡長鞦吳云鞦竹滿九衢清瘦鬼郎猶自可就中

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苟得其道自方于舜不為之太過方云為苟失其

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

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葬之戒人子其惟慎

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方云在荆

南愚著錦襖子半臂袖卷謂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

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慚不稱耳既而復易之云
紀事無紅錦尤加煥麗眾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
匹璘翌日以作方云作字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

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方云後失紀虔州陸郎中原注以詩謝之

日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方云推紀巨耐

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畧曰自茲因酒

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吳云日刻人多記之方云記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牀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

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稍解方云

父名閻審言乃其祖撫言誤也紀事云武年二十二為給事黃門郎明年擁旌西蜀杜甫乘醉言不謂嚴挺之

乃有以彌縫之于子美之日杜審言孫子擬持席鬚合座皆笑以無此事新書甫傳鈞廉掛冠韓哀咸通七年趙藩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

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哀晚之日明公何

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矐然為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

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

年子泳及第方云按新書蔣仲傳大中十二年同平章

也可解相國欣然來哭衆皆榮之哀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國錯愕而去及詠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漢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長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抵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養豈非知禮

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杯酒歌詠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吳云鑒竹辟按本作舉

書府一作云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此蓋命之牽陷一至于此寔非常情之所

料也豈非方云非字疑誤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

吳云固當作故

所成鬢髮斑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薄

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於量既

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外剝中丞縱寬以

萬死養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

此纏連乞哀殘喘今鬢剪首髮自為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

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惠戀故人無任憂悻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辭無叙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哀謝

不宣養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有薛書記吳云薛濤也。方云濤蜀名妓也。謂書記即其人。當

解未飲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係儼之見海錄碎事。方云紀事謂即猶子無

猶字考。猶於長慶四年鎮浙東太和三年遷左丞。其年

猶子道護始生。安得有爭令事。舊書稱傳可證也。紀事

誤矣。當是猶元積子宰相世系表無名。不可得而詳也。

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主。馴擾朱門四五年

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原注云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吳云撒全

大離主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原注云筆離手

誤作雲耳紅毛淺碧蹄。方云雲紀追風曾到日東西。為

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原注云隴西獨自一

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

喚人。方云更紅事作再。原注云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

語交。銜泥穢汗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原注云皎

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

得終宵在掌中。原注云戲濯蓮池四五秋。常採朱尾弄

綸鈎。吳云綸刻本誤作銀。無端擺斷芙蓉朵。吳云詩錄端

事作不得清波更一遊。原注云瓜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

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原注云鷹

云主碎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原注云鑄瀉黃金鏡。始開初

生三五月。徘徊為道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原

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云鏡離臺。吳馬馬上同攜今日杯湖邊還折去年梅年

年祇是人空老處。何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

酣還命管絃來方云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

薛秀才原注云

論曰蕭琛以桃枝虎靴方云按南史本傳琛字彥瑜年

生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陽尹辟為主簿邢紹以絳

縣糾髮吳云所務先設奇以動眾後務能以制人振

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口寔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

衣纈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沉醜之失吳云刻本沉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

贖過其如名教何唐撫言卷第十二

唐撫言卷第十三

周後人翊聖

敏捷

王劇時方云劇父福絳州人開耀中方云據紀事任

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閣受冊吳云廣記同下有司忘載

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勸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

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

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筆一揮文

不加點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詠方云詠

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溫八吳云又廣記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韵好喫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韵燦然

昭宗天復元年方云是年辛酉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內翰唯

吳子華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短李方云案新書李紳字公濟垂為人短小精悍時號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

春雪詩命札吳云札今唐詩錄作題紀事同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

一揮云六出花飛處：飄吳云全唐詩詠作飛花黏窓拂砌上寒

條吳云拂詩錄作着朱門到晚不盈尺吳云晚不詩錄作曉難

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方云名敏中按新書敏中會昌中為中書舍人宣宗立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大中十一年二

月為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後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

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晚公少不憚因改

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

事誇門地方云地紀事作弟莫向樽前喜氣麤吳云喜氣廣記作氣色盧

荅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

憂寄不稱賓筵語氣麤吳云語紀事作喜。方云此作喜氣為是前首却當作語氣耳

公極歡而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為支使南座有屬意

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裏手拈無因得

見玉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

尖方云按南部新書又謂此詩係李商隱所作未知孰是

柳崇方云東謁梓州楊尚書原注因赴社宴楊公通棠

巨杯吳云刻本作巨魚紀事同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

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陪

社宴之應遭著老尚書方云定應紀事作應須吳棠

應聲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會接餘歡方云陪紀

一魚喫了終無愧鯢化為鵬也不難

柳公權方云按新書字誠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

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方云紀事若

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

之公權畧不停思而成一絕曰不忿前時忤主恩吳云

唐詩話同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

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吳云

二十疋作二百匹宮人下有上前二字

山北沈侍郎方云沈詢字誠之咸主文年特召温飛卿

于簾前試之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

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度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方云李公名蔚字

書懿宗紀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以蔚為淮南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僖宗紀乾符六年八月以蔚為太原尹北

都留守故稱嘗遊江舟子刺舢誤以吳云以刻竹篙濺

水濕近座之衣吳云近座廣度餘遠請彩箋紀一絕曰

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

吳云衣漁隱知道巫山行雨歸吳云知道叢話作疑是

云此詩最話謂廣韻：畧垂與歸皆不同公覽之極歎

韻此為落韻又蔡寬夫詩話說與漁隱同

下有廣記歡命謳者方云命紀事作令傳之吳云刻本之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吳云湯廣題名索

華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吳云前卷三山作川豁作

希仁何事寡詩情方云希仁紀祇應學得虞姬壻書字

纔能記姓名吳云此條再見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憇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

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燃湯路傍著

箇滄浪峽方云箇紀真是將閑攪撩忙

裴廷裕吳云廣記下有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為

下水船吳云按唐吳郡沈頰天復初進士為梁太祖受

文敏速人亦稱為下水船見統載

禪姚洎吳云廣記為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

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吳云廣記上曰頗知其

人構思甚捷吳云廣記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

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

以洎為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楯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祐常與狎讌公因視祐改令

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湏好立祐應聲答曰上水船

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沈亞之方云按紀事字嘗客遊為小輩所試曰某改令

書俗各兩句伐木丁：鳥鳴嚶：東行西行過飯過羹

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吳

嘍囉廣記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原注云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

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

人處憶得別家時方云按此詩全篇今見張集中題為薊北旅思徑往誇揚乃

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

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

掌大笑

張處士祐吳云刻本無祐字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

崔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吳云問本詩作款祐牙梳之

鄙薄問頭之謂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

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吳云都廣此豈

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方云按紀事孝標大理評事及第後寄淮南李相

曰原注云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政官吳云

本改金湯鍍了出長安方云湯紀馬頭漸入揚州郭

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吳云箴廣假金

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

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邱李主

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杯酌龍

邱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

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離未見眼中安障
龍邱谷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原注云只見
半臂著襪未見口唇開轉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方云頻嘗遊明州慈溪吳云曝書亭本作磁溪縣西湖題詩
後黎卿為明州牧李時為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
網軍將入京

蜀路有飛泉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為後薛能

佐李福於蜀方云按新書福字能之又按通鑑咸通五

代李福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山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

諸板唯留李端方云按趙州人巫山高一篇而已方云按

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
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

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己高乎古人也方云

謂至古人也二十
字一本誤作夾注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

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方云

夢瑣言云程得浩虛舟賦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

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

何謂為到夜秀發由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已

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尚有憂色及觀浩破題云麗
日焜煌中會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裴令公方云名度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

色吳云全唐詩時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原注云汝士

方云紀事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

不能加遂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頌曰

白吳云當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方云按羣玉以表

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

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

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原注云不璘覽之畧不停

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野叉頭羣玉

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構思明速稟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予楫相

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方云劉名晏按晏字

歲為秘書正字明皇問晏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

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晏咏王大娘戴竿

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云云

又按晏以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益銀

轉運租庸使旋罷相為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復遷

吏部尚書大歷八年知三銓選事建中元年為楊炎所

搆貶忠州刺史七月詔中人賜晏死貞元五年上悟官

其二子迨贈晏鄭州刺史據此則自貞元五年上距建

中元年已六年矣况貞元中乎但即有無名子白云吳

白刻本

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

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皋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

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方云名

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

別下齋校本

卷十三

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賣此虛名
負其美稱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
有獨見之明清平為首豈意公有專恣之幸吳云幸刻本
本行當之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吳云昨抄本誤
時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為功糾訐為務或有小過必
陷深文毀其髮膚又貶其官叙使孝子抱虧全歸之望
良臣抱沒齒之怨吳云抱抄本誤作絕豈以省闈從容之司甚於
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
下使聖主失含宏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
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
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士

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
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
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袞之徒方云袞京兆人令天下受屈且
袞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辭曾下登科方云下疑作不平
判又不入等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于玉
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為古以率意不經為
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
以自稱為己高以少取為公道故却至吳云却同卻自伐稱
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闡深駭物情
寔乖時望故詩曰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
代同體袞云親奉密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

耶為近臣而厚誣干處士之橫議甚不可也况杜亞薄

知經籍素惜文詞李翰方云翰華宗人嘗撰張巡傳一篇表上之上元中為衛縣尉入

朝為侍御史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雖以詞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

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袞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

經以史對史吳云對上疑有脫字皆未點對考為下等先翰有常

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

欲云在凌室而須開闕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

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

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因而先賢安可誣也今

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為頭

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

於王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

覲縷張載華以江皋對灑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

自未通吳云自刻本作目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

則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見錄吳云以刻本作則苟容私謁豈

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于美醜無太阿之利安

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

心况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

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袞大辱於國豈以往來敗績方云

往當自喪秣陵之師今日復讐欲雪會稽之耻雖擢頭

賈之髮袞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荆公不足以謝過况

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辭固違明敕欺天必有天

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寔負明公當作主以
此求相寔負蒼生况公為主司自合參議信衮等升降
由已取捨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因上
若是欺下如欺豈以天聽蓋高帝閭難叫亦由宰臣守
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
踵安能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
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箇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
獠吳云刻弄權虞候為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
門徒入舍人莫怪卻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
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魏弢吳云廣記既而

問及廟院標曰寒素吳云廣記京國無廟院薰始大

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

顏標作魯公吳云此條

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比武王吳云此條

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吳云此條

趙騰試被衮以象天賦更放韓衮為狀元或為中貴語

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衮以象天賦更放韓衮狀元得

無意乎騰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為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詞窮

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啟中蔣蟠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方云名張鶴吳人

有文而不負或刺之曰張鶴只消千馱絹蔣潘唯用一
九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

推命睚眦之讐吳云刻本無益於己夫子之謂桓魋孟

子之稱滅倉其是之謂與

唐撫言卷第十三

唐撫言卷第十四

周後人翊聖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方云是歲癸巳禮部侍郎陽浚吳云刻本四榜共

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方云按舊書職官志禮部侍郎

正第四品上階

至德二年方云至德二年載丁酉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

邑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歷二年方云是年丁未拜禮部侍郎聯

翻四榜共放八十人

貞元二年方云是年丙寅禮部侍郎鮑防方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帖經

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方云按新書貞元元年策賢良

崔師韋純魏宏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而新元和十

一年方云是丙申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
三人試策後拜相方云二月乙巳逢吉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
其日午後放榜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方云是年庚子閏正月太
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正月二十九日方

是年二月癸酉朔二十九日辛丑拜禮部侍郎方云按舊傳建字杓直
舉取舍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
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治改為刑部此云正

禮部與傳二月拜禮部與傳不合

天祐元年方云是甲子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方云按

相年表天祐二年三月甲申涉以吏部侍郎拜則元年當作二年矣

二年方云是乙丑張文蔚方云字右華河間人東洛放榜後大拜方云

三月甲子文蔚以禮侍大拜

主司失意

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方云是年己未代宗崩德宗禮

部侍郎令狐烜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

不得吳云廣記勢擬傾覆烜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

烜無良放榜日竄逐並吳云廣記不得與生徒相面後

十年門人田敷為明州刺史烜量移本州別駕敷始陳

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方云是年辛丑二月侍郎錢徽

方云字蔚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方云是年三月

未日己重試方云重試內出題目孤竹落第十人方云穆

作錢徽下進士及弟鄭誥等一十四人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部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夏四月丁丑詔以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弟盧公亮等十一人落下與此人數不符又按舊書徽傳於孔趙竇與及弟落下則裴讓特賜及弟鄭誥等十徽貶江州刺史人並落下則裴讓弟人數與此合矣

會昌六年方云是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授王起吳云此係會昌三年事已見卷三

咸通四年方云是蕭倣雜文榜中有故放榜後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授蘄州刺史方云按舊書倣字思道咸通四年以左散騎常侍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為涪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主司其年

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號畧方云主司至號畧二十四字當係小注主司二字疑衍。又云舊書不言其責授蘄州并量移移號畧亦不著恐史有所遺也至是科覆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敕朕試懿宗本紀亦不載

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游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方云似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吳云拏刻本作拏榜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味泉魚之察徒懷冰蘖之憂豈可尚列貂蝉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寔省己以兢慚每

自吝而惶灼吳云惶刻本誤作惶猶賴陛下猥矜拙直持貸刑書

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謹以奔馳不

駐羸駭繼持舟楫臣二月十三日當日吳云日字疑衍于宣政

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日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性稟朴愚材味機變皆為叨掾果竊顯榮

一心唯知效忠萬慮未嘗念失方云念當作患是以頃升諫列

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統旃身流嶺外望

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

孝思詢以吳云以疑作及舊臣徧霑厚渥臣遠從海嶠首還闕

廷方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材于九品位超冠於六曹

家與國而同歸官與政吳云政刻本作職而俱盛常思惕厲粗

免悔尤已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具陳臣伏

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詞科推公

過即怨讐並生方云讐刻本當作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為日

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劄吳云劄刻本作專

切義同專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

堅收沉滯請託既絕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寔不屈入其

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眾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絀

深懇而吳云刻本而下空一格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郵

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

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

勤郡政吳云郡一作羣緝綏郭邑吳云緝一作輯當作郡訓整

吳云此郭字疑當作郡

里閭必使獄絕寃人巷無橫事峻法銓轄於狡吏寬宏

方云宏當作恩撫育於疲農粗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

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吳云曰下奉公秉

持直誠常逢於吳云刻本逢下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

嗟寫肝胆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

榮級更被罷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輦下臣官為

牧守不同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

時備繁詞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

於遐陬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

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臣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方云商新書方鎮考表作商攷本傳商綽由秘書監遷浙東觀

察使方鎮表於咸通十年下注云商綽未詳何年拜此書去冬遼因銓衡叨主文柄云則倣咸通五年所寄之書商綽已在浙東而方鎮表於四年至八年皆書楊嚴九年始書楊嚴貶以此參互考証恐方鎮表未足為據

也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於郵吏

久不奉榮問惶懼寔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獎最深

輒欲披陳其事畧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

以近年貢務皆自閤下權知某叨列清崇吳云崇刻不

掌綸誥去冬遼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寔多

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

楚于庭得人之舉吳云當作則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箱吹毛

豈惜其一言指頰何啻於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竊

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敕下後榜示南院外內

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歟怨之語日已盈庭復
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釐
革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悉羣吏之
構成失於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
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
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於他日今春此
輩亦有教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
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
纒教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門館日夕吳云夕當作久即與子弟
不生疑作殊為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門
得專某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吳云簧刻頃本誤作璽

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
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詞藻久與
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
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
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虛說蕃商據此謗
言豈粗相近况孔振是宣父曹緒韓綰即文公令孫蘓
藹吳云藹刻本作藹二字俱不見字書疑是藹藹之誤故奉常之後雁序雙高而
風埃久處告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沉
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於簡牘不敢具
載某裁斷自己寔無愧懷敷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
忘惶撓吳云忘刻本當作志當從之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邪計

方云猜當作積

勝眾情猶有悅歎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
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
嫌勿信小人之論粗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
增歎特垂鑒宥無輕弃遺幸甚

乾寧二年方云是年乙卯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滾吳

刻本作李滾附於中貴既憤退黜百計推之上亦深器流文

學因之蘊怒密旨令內人於門搜索懷挾至於巾履靡
有不至

唐撫言卷第十四

唐撫言卷第十五

周後人翊聖

雜記

高祖武德四年方云是年辛巳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

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

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

年方云是年壬午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

人俊士三十九人遊士吳云刻本作進士當從之三十人十一月引

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

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

理入官方云入當作人其下第人各賜絹五匹免歸糧各勤修

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方云是年丙子

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楯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方云知當作之或知下有之字。吳云或為字。

貞觀初放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于榜下綴行而出喜
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吳云刻本此下與上合為一條。

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衣轉書曰禮部
貢院四字或曰吳云或曰廣文皇頃以飛帛。吳云帛一本作白。

書之或記作又云廣象陰注陽受之狀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原注云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于此

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于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
高丈餘外有墻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

之元和六年方云是年辛卯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原注云籬在垣

牆之下南院正牆門外亦拆裂文榜因之後未多以虛有之。吳云垣廣記作墻。

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方云是年丁巳按二高侍郎錯主文恩賜詩
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方云是年戊午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

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賜

大中：都尉鄭尚書方云名鎬放榜上以紅箋筆札一名紙

云鄉貢進士李原注云御名以賜鎬方云按宣宗名忱又紀事云帝好進士及第常

于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方云魏徵字元成鉅鹿曲阜人薨年六十四謚曰文貞帝
親製碑文并為書石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
曰俄于髻髻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于夢中

朕今北宵失良臣于覺後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

方云按舊傳寂字元真蒲州桑泉人也以佐命功高祖呼為裴監而

不名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高

祖呼蕭瑀為蕭郎 方云瑀字時文高祖與語呼之為蕭郎

宣宗呼鄭鐫

為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于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

方云即宣宗

以詩吊之曰綴玉聯珠

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

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

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

方云是年戊戌

進士陳標

方云標長慶二年進士終侍御史

獻諸

先輩詩曰春官南院

：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

方云紀事作春

官南院粉牆東曉色初明月色紅

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

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

總曾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廷思澤無二嘗便殿召對夜方

艾方罷宣賜金蓮花歸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

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唯

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

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為訝初殊未悟及就坐

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餽食之

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
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
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

方云按舊書源中字正遂累官翰林學士文宗
進承旨學士性嗜酒終天平節度使

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里第
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
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
貯十金椀每椀容一斗吳云斗刻本許宣令并椀賜之
源中飲之無餘畧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諸夜宴諸致仕官

詩云

致仕古今
詩作進士

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

留醉任歡娛颺颺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

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

山句則上當作致仕官更
無疑矣古今詩話誤也

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初趙相宗儒

方云按舊書宗儒字秉文貞元十二
年同平章事長慶元年二月樵校右

僕射守太常卿

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

年七十六眾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

方云益字君虞嘗
為右散騎常侍大

歷四年登第太和初

以禮部尚書致仕

笑曰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

原注云

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

即尚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

嫂曰劉網夫婦共升仙

方云升紀

弄玉隨夫亦上天何

似沙哥

原注云沙哥
汝士小字

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

花銀梳鏡兄用卷畫羅裙儘娉裁。方云儘紀事作畫任

覓得黔婁為妹婚。方云覓紀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方云按舊書石字中玉龐西人太和九年同

鎮荆崔魏公。方云銘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

位時石猶在鎮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方云起紀曾陪樽

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方云鈞紀之下。原注云此

也時為節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方云紀事時溥作

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

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為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方云按舊書安潛乾符中遷鎮西川李鋌。方云

新書



作李為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鋌乃蜀帥帶平章事安

潛乃其察耳曾趨走。方云耳曾句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吳云衣廣時門生李

石先於內庭恩錫矣。吳云錫一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

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為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

有一門僧善氣色。吳云刻本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

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

日當與相公為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

不過塞垣一鎮奈何。吳云以廣老夫交代僧曰相公

弟更名與語貧道為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

親切并恐是揚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方云是庚辰

公鎮維揚舉破龐勳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

既而難于爽信即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

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

白之果如所卜吳云卜廣記作言口方云令狐絢以咸

東都馬舉代見唐書方鎮表上云

光化二年方云是趙光逢方云按舊史本傳光逢於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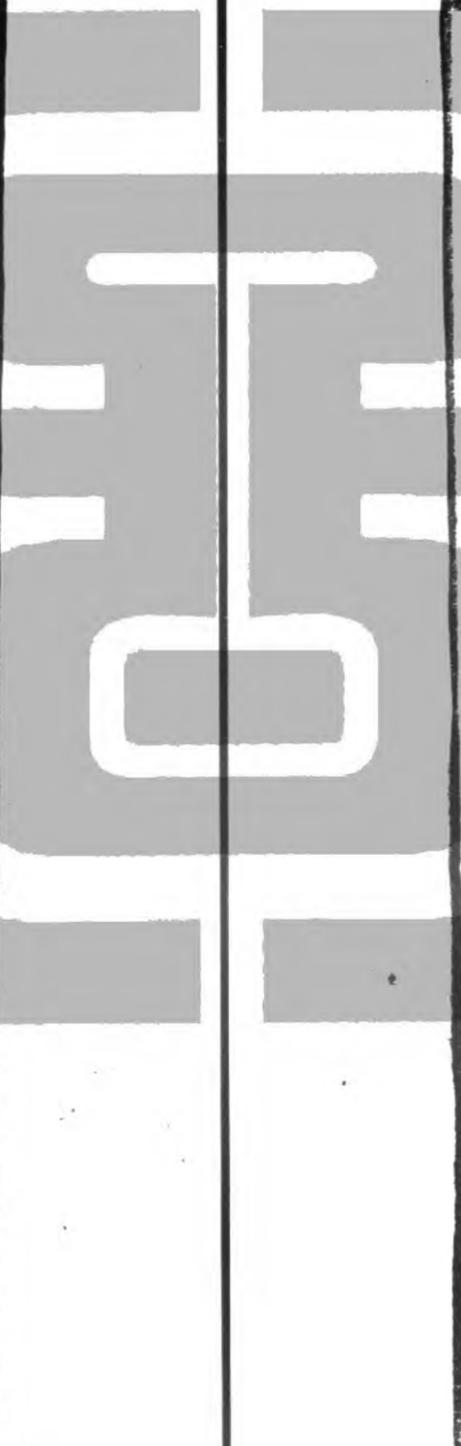
中丞轉禮部侍郎即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開門却掃六放

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郎復為左丞歷太常卿放

柳璨及弟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

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

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按唐



紀昭宗天祐元年甲子正月丁酉朔璨以右諫議大夫

尚書左丞非即徵入此時但入為吏部侍郎後轉

年矣後三年不遷之三恐當作五璨誅於天祐二年乙

丑光逢入梁開平三年己巳九月辛亥拜相尋以太子

太保致仕未帝貞明二年丙子八月丁酉復徵拜尋又

五代史梁紀見

韋承貽方云按紀事承貽字貽咸通中策試夜潛紀長

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

回吳云子史精蓬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

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方云丸紀成鼎未開殘月漸低

人搜：不知誰是謫仙才又方云紀事又白蓮吳云一作火

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吳云全唐詩錄載入雅韻聲

方云韻紀纓唱吳云詩錄第三條燭盡南宮吳云詩錄

風景畫方云景紀事難成原注云光化初幾為巧慢者

之如故。方云注中勉字恐當作美

趙渭南方云報字永祐山陽人會昌三年癸亥嘗有

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一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

耳報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報甚溺惑泊計借以其母所

阻遂不携去會中元為鶴林之遊浙帥原注云不窺之

遂為其人奄有明年報及弟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

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吳云全唐詩錄作從來聞說沙

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于報

報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昇人馬甚盛獨訊其左

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弟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

昇中亦認報、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報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借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

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救下盡騎

驢短曹長鞦滿九衢吳云曹刻本清瘦兒即猶自可就

中愁殺鄭昌圖原注云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

閩中進士

以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方云是年丙午及第累遷左庶

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方云紀事作右庶子開元上

新書令之附賀知章傳謂以左補闕兼侍讀令之以詩自述吳云述刻復紀

於公署曰朝旭上園方云旭紀照見先生盤中何

所有首霜長闌干吳云開川名舒澀匙難縮羨稀節易

寬何以謀朝夕方云紀事何以作無以何由保歲寒吳

保名士傳名士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咏木質距長云

口此簡長鳳凰羽毛短吳云名士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

暖令之因之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

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為哀辭序云德宗初即位吳云德宗

宰相常袞吳云集宰相為福建觀察使吳云集宰相

字治其地袞以辭吳云集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吳

集作誦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吳云集親上有袞

吳云集無也字

觀遊宴饗必名與之時未幾皆翕然于時詹吳云集詹

二字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閑越之人舉進士

由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翱為傳韓愈

作哀詞方云詹死以下二

賢僕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吳

以廣記蠶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

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吳云朝野僉載紀

武公幹無方云紀事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

逸擢第幹辭以親老吳云老刻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

公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畧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

長見在林前同人醜絹贈行皆有繼和原注云尋

盧鈞僕夫原注云已具宴集門及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債方云債當作積以資日

給其文頗勤、叙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謀公方云新書夏侯敬字好學謀人寶

平章事懿宗即位封謀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後進封謀郡開國公之傭也公久

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

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有打風打雨你吳云你廣

何不從之而致、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吳云廣記

字縱不然堂頭官人原注云此輩謂豐衣足食所往無

不克吳云克廣敬驟然曰我使頭及弟後還擬作西川

留後官眾皆大笑吳云大廣時謀公于壁後聞其言凡

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言一無

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歎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

投之矣吳云投之矣廣記作伏敬下云初政未遇伶僇

舍常多吳云秀才竟登將相

舊話

一日聞多見少跡靜心勤原注云省開卷頭有眼原注

謂必其肚裏沒噴原注云得失算二曰貌謹氣和見面

少聞名多原注云古人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

慶慶有炬赫之文終負生疎之謂故文藝既至弟要投謂

不然也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原注云推中等舉人

應丞郎舉原注云計通塞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薦屬姑息方云疑 對人

前說中表在重位 誇解作客 愛享後進酒食

沒用處

天寶二年方云是年癸未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祿山

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一二御史中丞張倚之

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吳云白刻本作

帛。方云按此處有誤舊書苗晉卿傳云天寶元年春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元宗

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上怒晉卿貶為安康郡太守遙為武當郡太守張倚為淮陽太守餘與此畧同

高渙者錯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蟻

娘推一箇屎塊不上原注云蓋高氏三勝每勝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

問曰賢弟早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於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

首文不居先三益之門方云蓋原誤作德常在首又何

片言小善辨口利詞垂于簡編侷于粉績者也或曰不

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

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舍光不耀

者其唯聖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為岸谷以含毫舐墨

為末事以察言守分為名流洎乎評品是非商吳云商刻本誤

適較今古竟不能措吳云措指一詞發一論者能無愧

於心乎故僕雖題親詠當有脫誤折衝樽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予楮榛蕪也亦由辱以馬羈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歟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諫其有跡處卑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撫言卷第十五

唐以進士為重撫言所載最為詳備刊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書

此書五代王定保撰明商維濬刻入稗海頗多差削不成完書今秘閣所藏乃維揚所刊宋賔王家足本也是鈔舊從嘉定宜春郡齋刊本錄出淵源尤古惜繕寫者非讀書種子魯魚帝虎觸目紛紜然一百三門、目靡遺次序不紊縱夜光或混於魚目崑山間雜以砒砒瑕不掩瑜往、過寶刑子才云思誤書亦是一適即借為求適之具猶勝於他本遠甚海昌吳醒園明經昂駒績學功深出此見示因為手鈔一過其顯然紕繆者依形聲改之或用他本正之所云一本雅雨堂盧刻也所云鮑本者知不足齋主人所校也所云朱本者曝書亭

朱氏所手鈔者也皆醒園舊校不敢攘善而沒其
勞焉餘著按字悉係鄙論或原本尚有可通兩本
各不相礙者必仍留其舊亦多聞闕疑之意耳但
其中存疑正自不少安得藏書家善本細加勘讐
埽榛穢而闢康莊重付梓人豈非藝林一快事哉
荊州之惠跋予望之矣時道光十四年六月中澣
瑞安雪齋方成珪識

是書余家藏有雅雨堂刊本卒：寡暇未遑校也
內兄吳子醒園虛懷好古老而彌篤前於吳小書
肆得此抄本見與近刻每有魯魚亥豕之異乃復
購曝書亭本知不足齋本合而校之方知盧本之

紕繆不一而足刻印雖精未足貴也此本雖亦有
錯誤然視盧本則已善矣醒園於字之顯謬者正
之可疑者兩存之復証以唐詩紀事海錄碎事及
諸名人引用撫言各書中逐加標出復釐正幾百
餘字噫醒園之神勞矣醒園之功偉矣今春余僑
寓滬溪與醒園館寓寮邇偶論及定保著述慨然
出此本以示予為照簽錄出竊謂自今以後得有
好事者重刊之廬山面目其庶幾矣感醒園之下
問爰識數語附後蘭江弟周勳常

唐撫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所著也當日流傳僅
二卷蓋從說部摘錄故前後亦失次非完本也此

書宋嘉定辛未柯小鄭昉曾刻於宜春郡齋竹垞
翁得其影抄是本跋而傳之近盧鮑二家梓入禁
書者則從閣本矣今此卷題周後人翔聖與近梓
者稍異蓋王氏系出王子晉之後故曰周後人至
翔聖則定保之字也道光改元醒園吳丈得其舊
寫本於武林書肆重加校勘頗有正盧鮑二家所
畧雪齋方學師讀而善之爰悉歲餘精力為之攷
訂并以史傳証當日之事蓋欲仿抱經堂注顏氏
家訓體例誠善舉也惜所注過半雪齋師又升任
甬東此志中輟然其簽題如飄風落葉恐歷久散
去誠為可惜因從醒園文處假歸手繕其副使繼

此志者易於為力云錄書始於癸卯初夏屢為人
事間斷至臘盡藏事至其中審擇去取亦粗有所
補益焉芷湘居士管庭芬跋於泮江寓館之筆花
吟榭

項又澄拜強梅藏車得竹垞檢討手書朱字跋
云唐重科目舉措多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
據言少大畢徹後代得同其遺制奈流傳者
寡又為宋學所刪存不及半者編之十五卷獲
之京師慈仁寺集乃呈中也不卷尾有柯山鄭昉
跋稱嘉定辛未刊于宜春郡吳江徐電跋迺

錄棠邨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雙
語字後雕焉下署吳尊微用楷形亦長蓋宋文
印并記於此卷五卷白而鴻

印

附錄

興吳醒園明經書

甲午

瑞安

方成珪

雪齋

醒園大兄先生閣下前承惠頌多不及細談并以
俗事拘牽未暇答候歉甚比惟起居多福為頌携去
拙校唐撫言一部今秋從省垣購得雅雨堂刻本將
尊藏手閱抄本細加讐勘見抄本勝于盧刻者凡十
五處如第二卷得失以道門亦各有時爾亦刻作猶
第三今年及弟明年登科門郭代公刻作云慈恩
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門浣花泛鷓詩千首鷓刻作
溢卷四師友門猶憐薄暮之暮暮刻作暮卷六公薦
門稷契夔龍之要務契刻作薛今聞天下尚有四百

附錄

乙

別下齋校本

人應舉尚刻作向未知誰擬試齊字齊刻作秦亦有
二人焉借來借刻作皆卷十海叙不過門賦東都望
幸詩以刺之刻無詩字俾使已斥寃人亦刻作升卷
十一怨怒門入仕三十餘年仕刻作事迴青眼于片
時青刻作親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譏刻作機此皆
顯然之紕繆當改從鈔本者也又卷七知己門李崕
伯高崕刻作夢按既字伯高則作崕顏與陸據柳芳
最善刻本顏下添真卿二字無最字而別于三賢論
後另作一行與遐叔本集及文粹所載三賢論不符
卷十海叙不過門手揮絕句百篇揮刻作刃按作刃
則下便有關文誠如尊論不如作揮之簡淨卷十四

主司失意門如臣孤微豈合操刺：刻作專按作刺
為是刺裁也紕也旨究切義同專若作專則聲調不
諧矣此又鈔本之善當據以改正者也至其餘則亦
有兩通者有鈔本脫誤迴不如盧刻者安得宋賓王
家原本及他善本審定魚虎俾釋然無復疑竇亦大
快事願與閣下共勉之弟所手鈔且留尊處有紕繆
即望改正為幸專此布達順請文安臨穎依馳無既
愚弟方成珪頓首臘月五日

與管芷湘茂才書

癸卯

海昌

吳昂駒 醒園

新正二十日接奉翰教藉悉種：比想芷湘仁兄先
生起居康泰眠食安和之符心頌蒙諭索觀唐撫言

於昨晚始得檢出茲特寄上希答存是荷此書弟之
所校殊無足取惟方雪齋師積年餘之力搜輯諸書
補所未備大為有益倘得閣下更斟酌一過定其去
留錄成善本俾弟與方師並得附名簡中真不勝感
激於無既矣草此佈達順候日佳不一世愚弟吳昂
駒拜上暮春二十日



